

跨度

新美文书系

陶然◎著

沿途

- ◎「南大」往事◎喝茶
- ◎嫉妒◎卡拉OK
- ◎忘◎《红楼梦》的脆弱美
- ◎《周作人左右》与色氏家族
- ◎母亲的书◎一条不同寻常的鱼
- ◎张爱玲与白先勇◎沿途◎味道
- ◎新旧余秋雨◎读金庸札记◎纯真年代
- ◎韦小宝与小燕子◎杂谈徐克
- ◎两种想象◎「小倩」和她的姐妹们
- ◎三种文学史◎山药蛋与荷花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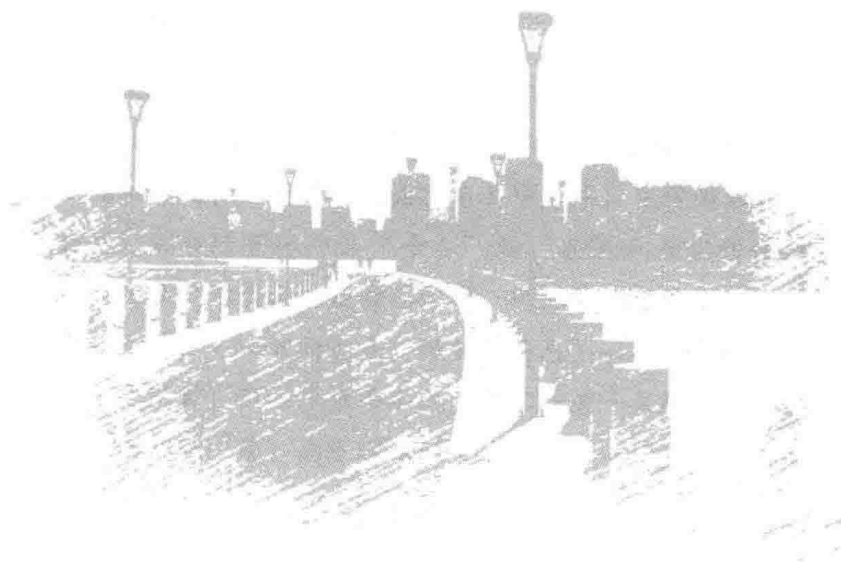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

新美文书系

沿途

陶然◎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沿途 / 陶然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1

(跨度新美文书系)

ISBN 978 - 7 - 5034 - 8309 - 7

I. ①沿… II. ①陶…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0061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9.75 字数: 28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我眼里的陶然（代序）

王 峰^①

一直以为陶然的勤奋是表现在小说上，当这本二十多万字的散文集放在我面前时，自己那份惊讶后的释然倒也真值得好好回味一番。想想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一个作家的成果，尤其反映在一部部长篇小说上，没有平常的积累，是很难行进下去的，而这种积累，除了经验技巧的磨炼，还有别种文体的留存。所以，通读陶然这个集子，你能找到陶然小说中的影子，或说是种别样的折光，那是他独有的生命体验。

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人的记忆其实很容易断片儿，所以，一个人在文章中让你看出他记忆力好得出奇，绝对是件奢侈的事，而这份奢侈却毫无捷径可走。说到底还是因为习惯，因为坚持，因为对文字的热爱。这是原动力。

某种意义上说，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人遭际，往往更能牵动时下读者的心弦。散文无疑又是其中的重要表现样式。《沿途》收入了两类散文，一是生活随笔，二是文艺随感。看其中文字，发现陶然常常也是从他个人出发，但却鲜有那种太“个人”的，甚至私人化的情绪。特别是他的生活随笔，明明说的是自己的事，倒好像是在说别人。这一方面是他的性情所致，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叙事姿态——有距离的亲切，有分寸的亲昵，也家常，但却是亲而不昵，总保持着一点距离感。流露感情时是让人心中微微一动，幽默调侃时是让人会心一笑，哪怕（在文艺随

^①王峰，本书作者的大学同学，《金陵晚报》资深编辑，著有《天意眷顾，我们终有一天会各得其所》《旧时光里的小团圆》等书。

感中)发表犀利的观点和见解,也用纯正和客观防止过于激烈的趋向。“节制”是他的特色。

说到底我们是处在一个消费的时代,消费别人的经历,消费别人的苦难,消费别人的跌宕起伏……在陶然的文章里,这些元素全然被隔绝在外。他的文章更像是这个风起云涌时代里的一个被保护得很好的玻璃瓶,细细一看,里面竟然大有乾坤:谈喝茶,谈吃食,谈写信,谈书签;谈种种文化门类——诗、棋、书、画,谈生活中的种种娱乐——电影、电视、打牌、唱歌,以及一些非常不起眼的话题——理发、洗澡、味道、梦境,和一些非常敏感的话题——嫉妒、愿望、遗忘和剧烈的家庭变故等。虽细致但不琐碎,来源于日常但又化俗为雅,点染出人生况味。除了显而易见的广博的文学修养,还有稍微隐潜的恬淡、闲适的情怀。他把典籍、知识和生活、灵气打成了一片。从中你既能感受到红尘滚滚的热闹,又有人淡如菊的清逸,恰如苏州园林,隐身繁华都市,进退之间,都是精巧与雅致,一枯一荣,却又生生不已。它迥异于大而无当、动不动就升至家国山河的大散文,又有别于“我我我”的零乱浅细的小感悟,兼顾了格调境界与平实平易。

陶然出身苏北小城,自小物质生活优越,但个人的命运却难以称得上“完美”(当然,有时不得不承认,我们对完美的诠释太世俗了)。投身南京大学是他人生的一次重大转变,也就是说,从那时起,他之前不算太颠簸游离的生活有了以文字为目标的正当理由。他的人生自此有了栖身之处,有了着力点。有些人写作是为了好玩,有些人是为了挣钱,有些人是当作“不朽的功业”,陶然和他们好像都不太一样。他生活和作品的纯粹性,不经意间成了这个大时代的一个小小的隐喻。试想一下,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人,有谁不是在职场和家庭之间奔波,上有老,下有小,房子、车子、票子……似乎唯寄身于此,方能寻到一定的安全感似的。可是,陶然却由着性子来(尽管表面上他是肯听人意见、从善如流的),以他的方式过日子和写东西,并且发现了新大陆,那里土地肥沃、鸟语花香。把人生比作一次长跑,谁比谁更领先,还真是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作家的笔下,一直展示的是自己和这世界的关系。看得出,陶然很

钟情曹雪芹和张爱玲。把底线设好，把人生看淡，那么剩下来的每一天都可以活得浓墨重彩。从这个层面看，陶然是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

我跟陶然在“南大”读书时住一个宿舍，平常交集很多。看《“南大”往事》勾起我不少对学校的回忆。这世上，有一种姿态叫活过，还有一种姿态叫活着。对比起我和陶然各自的大学生活，我觉得，他是实实在在地活过，且活得精彩。多年以后，我对那时的很多记忆细节，是通过他的叙述，才填补了空白的。

2015年5月于南京

目 录

我眼里的陶然（代序）	王 峰 1
“南大”往事	1
味道	8
灯	12
喝茶	16
广告	21
嫉妒	25
静	29
返乡记	31
卡拉 OK	35
愿望	40
听	43
字	46
忘	48
马哥	51
影集	54
电影·电视·录像	58
纯真年代	64
闲话打牌	68
下棋	72

印象张家界	78
谈梦（外一篇）	81
沿途	87
理发与洗澡	90
扇	95
看戏	98
婚礼·葬礼	102
药	105
午夜收音机	112
台湾行	115
书签	119
镜中人	122
生日	124
写信	129
序言	133
桥	136
《周作人左右》与色氏家族	140
母亲的书	149
张爱玲与白先勇	152
关于张爱玲	155
《台北人》的意义	159
《红楼梦》的脆弱美	162
红楼梦难续	166
鲁迅笔下的女性	170
绿色的奥斯丁	173
书吃	179
钱锺书的《七缀集》	184
三种文学史	188
席绢早期的言情小说	194
山药蛋与荷花淀	199

新旧余秋雨	203
读金庸札记	207
笑书神侠倚碧鸳	218
《葫芦兄弟》的兄弟	249
戚其义的三部曲	252
《金枝欲孽》与五行生克	259
重看《大明宫词》	263
韦小宝与小燕子	266
淡而有味的《城南旧事》（外一篇）	268
在实与虚之间游走	269
一条不同寻常的鱼	270
两种想象	272
“小倩”和她的姐妹们	274
杂谈徐克	278

“南大”往事

一

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是我生命中的一大转折。02届作家班又得天独厚，迎头撞见两个“罕有”：百年一遇的校庆，百年不遇的“非典”。

“南大”建校一百周年庆典，多的不单是一座音乐喷泉，还有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曾经也是这里的学生。我捧着书走过，常见有人手上抓着木牌，写着他们几几届毕业，等的是谁，自己是谁。连自己的名字也要附上，显然分别已久，生怕故人对面不相识，即使相认了也往往是握手含笑说不出话来。岁月汨汨流过，人生的河床渐渐粗砺，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另一件就是人人自危的“非典”。起先是遥远的广东，后来是北京，后来南京周边城市也出现了。风声越来越紧，体温表测得日渐频繁，许多学校纷纷放假或封校。“南大”没封，因为它分生活区、教学区，两区中间是汉口路。胆子大的同学可从汉口路逃逸——戴着花样翻新的口罩。出入都要学生证，没事就吃补药增强抵抗力，五一也不能回家。班长高烧入院引起一片恐慌，后来查出是肺炎才松了口气。在“非典型性肺炎”横行的日子里，班长偏偏得了“典型性肺炎”，可谓特立独行。弥漫着消毒水味的空气里仍有乐观，那来自一位姓唐的老师。每节课前，他都念一首唐诗以鼓舞“士气”。有趣的是他教的是外国文学。看来生死关头，能带来慰藉的还是本民族的东西，白朗宁夫人的十

四行诗安慰不了我们的凄惶。我后来总结出—条规律，就是唐老师选的都是与“春”有关的诗，用意是师生与春天结盟，共御病毒。《春晓》《春夜喜雨》《清明》都选了，又有“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有“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又有“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非典”平息后，唐老师照样讲他的惠特曼和麦尔维尔。

刚开学时几个室友对食宿多有怨言，唯独我能满意。原因是我以前的学校太不像样：食堂里真正是粗茶淡饭，排骨上甚至有别人的牙印子；住的地方系由仓库改装，且无纱窗，夏夜小生命极多，计有苍蝇、蚊子、蟑螂、蛐蛐儿、飞蛾和不认识的硬壳虫数种，物种的丰富足以把法布尔的《昆虫记》比下去。置身“南大”后，宿舍高居十楼，体魄再强壮的蚊蝇也飞不上来，夏天连帐子都用不着。纱窗虽有些发黄，但毕竟是存在的，存在即合理。食堂里菜式繁多，新鲜卫生，牙印子之类的奇观就此绝迹。浴室又近，小卖部触手可及，我实在想给打个九十分。扣掉的十分是因为电梯。我被关过三次，拍门、按紧急呼叫键都不能引来外界的注意。总算电梯良心未泯，每次都是自己开了。我们那幢楼有两部电梯，轮流修，轮流坏，奇的是从来没有一起坏过，似乎深谙“为人处世要留有余地”的道理。

我喜欢晚上看生活区的橱窗，照片、图画、文字，在日光灯下明朗清新。为重病失学的校友捐款的号召我还抄下来过，可惜弄丢了。教学区吸引人的自然更多。作家、学者来开讲座的通知（我听过余光中、莫言、白先勇的讲座，莫言谈锋甚健，余、白二人则风度俨然），爬满常青藤古朴威肃的北大楼、花园、草坪、教学楼，尤其是金灿灿的银杏树，全盛时的樱花林。前者适宜黄昏时欣赏，夕照涂上一树黄叶，色泽生动，仿佛要流下来；后者适合在月光下赏玩，溶溶的月色，素洁的花瓣，偶有两片轻柔飘落，静谧得凄迷，如同梦境。

独处有独处的乐趣，一大群人呼啦啦放鸽子般地跑出去，则另是一种愉快。大规模的出行有三次，第二次到扬州瘦西湖我因病错过。另两次一是到珍珠泉，一是到栖霞山。珍珠泉泉水碧青，水质极好，大叫两声会有串串气泡珍珠样地浮上来。还爬了一段长城，城墙是明代修的，

在上面俯视，看得见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我记得班长问一位女同学，此情此景如何形容。女同学是写诗的，结果她并未吟诗作对，大发感慨，只是淡淡地说“大美无言”。我在旁听了，非常佩服她的精准。栖霞山我们去得不是时候，漫山红叶、灿若云荼的奇景没能见着，不过沿途的叶子已经隐隐泛出红意，叶茎叶脉凸得明显，让人感到生命的律动。带队的老教授被一帮叽叽喳喳的女生围着，众星拱月的局面。几个调皮的男生悄声说是“万红丛中一点绿，不要打扰他，是对老师最大的体贴”。

班上唯一一回“酒会”我找借口推了。我素来滴酒不沾，同时深知所谓“酒会”并非调制几杯鸡尾酒，端着杯子走来走去这么简单。我的两位室友不及我明智，去了三个小时才逃回来，一个两眼血丝，倒头就睡，一个冲进洗手间，“哇哇”不绝。有位女同学发消息问我他们怎么样了。我说：“一个睡了，一个吐了。”隔了一会儿，我又发消息说：“吐的那个睡了，睡的那个吐了。”听说当时与会者还轮着说了性幻想对象，不说的就灌酒。有一位兄台老实供出了某个女生的名字。不久他们就出双入对，大概从此不必再幻想了。

校园里的恋爱是一道风景。有一届“十大歌星赛”上，一个长头发男生抱着吉他自弹自唱，唱完了鞠躬谢幕：“谢谢大家忍受我的歌声，我知道我唱得不好，我没想过拿名次，只想把这首歌献给后排那位美丽的姑娘。”全场掌声雷动。我回头看去，后排幸福微笑着的“美丽的姑娘”竟有三人之多，猜来猜去也没弄清楚哪两个是凑热闹的。另外，女生宿舍外也不乏“好逑”君子，总有或高或矮或俊或丑的男生翘首以待。“待”到了，有携手散步的，有争吵推搡的，有缠绵热吻的，最凄凉的，是我亲眼看见一个男孩子，对女朋友百般哀告，而终不能令她回心。她走了，他还眼巴巴地站着。我拎着茶瓶在附近站了五分钟，假装等人，等到的却是“人间惨剧”（比他惨的也有，比如有个同学雄心勃勃办了份校报，一个月后就被众人拿来糊窗户）。

二

比较“独特”的老师有四位。头一位是我母亲的朋友，教“新闻

学写作”的张老师。他那时好像是五十出头吧，但看上去要年轻得多，也不是瘦，就是穿什么衣服都很有样子，天生的衣架子。他一径儿那么不紧不慢地讲着，吸引力来得循序渐进，让人听着听着就陷进去了。他是冷幽默的典型，形容一个大肚子男人的经典玩笑我背下来一句：“人还在新街口呢，肚皮到了中央门了！”

第二位是教“中国文学史”的张老师。我们看课表时以为是个男人，不料门一推，进来的是一身白衣、端丽秀雅的女教师。她只有三十岁左右，言行服饰像小龙女，脾气也一样那么清冷。她上课是不动声色型的，偶尔开个玩笑，大家都笑了，她自己顶多莞尔。有一次她无意中说到她和几个朋友郊游，坐成一圈玩《红楼梦》里那种拈花名的游戏，什么“莫怨东风当自嗟”“任是无情也动人”的。别人提这种事就显得炫耀，她说起来就自自然然。很久后才知道她是大学者程千帆的外孙女儿。张老师时间观念极强，下课铃一响，她哪怕刚说了半句话也立刻打住，与一些爱好拖堂的老先生形成鲜明对比。

再一个是周老师。女性，中年，教授，词锋锐利，思路明晰，让人又敬又畏。她有时会忽然停下，叫个同学到讲台上接着她的话往下讲。这一类的突然袭击既使人凛然，又让人兴奋。我和周老师比较熟些，对她的了解也较多。她丈夫也是中文系出身，是她的师兄，后来转行，目前是江苏地区中兴银行行长。她儿子才十七岁，个子就一米八几，已经有国外的汉学家想把女儿许配给他。周老师从前体育很棒，后来又学弹钢琴自娱。我在“柏斯琴行”听她弹过《风流寡妇》，哪一架钢琴音质不好，她敲一敲就知道了。

第四位是我们的班主任包老师。他平常不善言辞，说急了还磕磕巴巴的，可是一进入“状态”就判若两人，而且古今中外，随手引用，显示出博学和惊人的记忆力。我给他看我的散文，他评价说技巧极熟，不露棱角，没有年轻人的浮躁，也没有年轻人的活力。我至今还服他这句话。我们毕业半年多，他房子也有了，副教授也评上了，女朋友也有了——是他的教友，他们俩都信基督教。这样看来，这位女朋友是上帝赐给他的。

课堂上经常放电影，那是“电视剧概论”“台湾电影赏析”等课。

我喜欢几十个人济济一堂地看电影。《罗生门》一打出片名，身后同学就凑过来跟我咬耳朵：“阴森森的，好看！”《情书》《烈日灼身》《悲情城市》都是那时看的。更大的收获是纠正了我对李安的偏见。我看了《卧虎藏龙》，觉得他微不足道，可看了《推手》，我明白我险些与一位大导演失之交臂。于是到学校旁边的“远航影吧”补看他的《喜宴》《饮食男女》《理智与情感》。

“远航”的电影三块钱一小时，有好几千部片子，分门别类，分为“伦理”“政治”“动作”“科幻”“恐怖”“惊悚”“悬疑”“喜剧”等，一人一个座位，戴“眼镜”，塞“耳机”，效果和看宽银幕电影一样。我经常拎个大水杯悠悠闲闲走过去，一晚上看两部电影。共计大约看过三百部片子。希区柯克全套、“红白蓝”系列，许多难找的老经典、新文艺片都在那里领略到了。老板跟我熟了，常给我打折，或做佳片推荐。遗憾的是现在“远航”人去楼空，不知去向。

除了“远航”，“半坡村茶座”“先锋书店”是我爱去的两处。“半坡村”在青岛路上，和汉口路成一直角，两层，极幽静，灯光不刺眼也不昏暗，柔和得恰到好处。茶具也颇精洁。二楼有一台老式的留声机，不过从来不开。我和不同的同学在那里喝过无数次茶。美中不足是套餐分量少——简直吃不饱。“先锋书店”的老板当年也是作家班的，书卷气浓而又精于理财，是个小型的金庸。书店里布置得极具匠心，音乐若有若无，壁画古怪却有冲击力。有一幅绘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旁边一行字是“大地上的异乡者”。一张桌子怎么摆，一张座椅如何放也有它的讲究。书很多，大学教材之外，尚有坊间少见的人文、社科类书籍，整齐雅洁。我曾创下在那里啃书，连饿两顿，低血糖到眼前发黑的纪录。

学校的图书馆也是我的福地。我爱闻里面的气味。那是空调、空气清新剂、墨香糅在一起的味道，有种特别的干净和神圣。它们构成了一种“场”，把我围在其中像羊水里的胎儿。不管站着挑书还是坐着阅读，四周自有一种平和振奋的空气。虽然静悄悄的，满室却跳荡着字词的音符。我沉醉于那种氛围更甚于具体的书。

有些书，不是考试考到，我不见得会看，可见有点压力不是坏事。

比如教“苏俄文学”的董老师要求我们读一些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作品，我就不敢不从。一读之下，发现原来俄国小说并不仅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阴沉拷问、托尔斯泰的宗教博爱、屠格涅夫的“优雅的怜悯”，竟还有《大师与玛格利特》这样妙趣横生、活泼得近于童话的长篇。同样的，一提苏联文学，官方抓住高尔基，评论家盯着《古拉格群岛》，其实尚有《我们》这样机智的寓言。从前我读过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但若非“剧本创作”的大考，契诃夫剧本的魅力我就无从体会，而曹禺最杰出的剧作《北京人》恰恰是受他的影响。世人皆知契诃夫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之一，但《樱桃园》《万尼亚舅舅》的成就更在《套中人》《变色龙》之上。

“南大”学生曾自己排演过一些经典话剧，我从头到尾看下来的是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记得最后一句是“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什么？”当时《流星花园》热播，把道明寺的“名言”移到莎翁名作中，大家哄堂大笑。

另一些话剧不是真人版，而是看录像。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尤为其中翘楚。另一部香港剧忘了名字，是焦媛演的，节奏很快，我想如果我在现场欣赏，感受会深得多。不过看《等待戈多》时我很不争气地睡着了。缺乏基本情节的荒诞派刺激不了我的神经。我旁边的同学睡得比我久，但是一醒过来他就告诉我他崇拜荒诞派——像崇拜催眠曲那么崇拜。不论《秃头歌女》还是《椅子》我都觉得厌烦。

三

有两件事我一直引为得意。

一是我凑巧接受了一次采访，还在南京电视台播了。那天是愚人节，我和室友边说话边往宿舍走。两位采编截住我们，其中一个扛着摄像机。他们问我们对愚人节的看法。我本身不够开朗，然而室友比我还要内向，我于是在采编的“启发”下说了“愚人节”的好话。采编进一步问我，在愚人节这天向意中人示爱，我有何看法。我说：“是个好办法。对方接受了就是一段佳话，对方拒绝了就说自己是开玩笑的。进

可攻，退可守。”想想又不伦不类加了句“希望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我没赶上看我在电视里的尊容，据亲戚说“头发竖得像棵草”。

第二件事是“古诗鉴赏”我获得免考。开学时徐老师有言在先，按照课堂上发言的数量和质量打分，积分最高的二人可予免考。我认准了这个目标，堂堂课都积极举手，不会的也举手，有枣没枣打三杆子，反正站起来就加两分。后来形势发展到我一举手，大伙儿就开始嘀咕：“又是他，你看，又是他！”

班上有个同学也姓陶，是我的“本家”，她也是小声嘀咕者之一。幸而埋怨归埋怨，邀请三五好友去她家试她的茶艺，她没漏了我。她特意跑到日本学了两个月的茶道，如今小试身手，一套套程序看得我们面面相觑。外面下着小雪，室内没有取暖器。几个人冻得要流鼻涕，却还兴冲冲地品茶，听她讲解。

又一位同学，结识了两个来班上旁听“宗教与艺术”的尼姑，计划搬到鸡鸣寺里租间厢房，住半个学期。我们初听都很诧异，她却坦然笑着，仿佛很应该。

又一位同学，夜里十一点打电话来，把我拉到学校假山边，问我“人活着有何意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世上俗人为什么都是行尸走肉”。成天思考着这些形而上的问题，把自己折磨得形销骨立。

和形形色色的朋友共处着，几个学期一晃即过。临毕业前，合影、唱歌、吃饭、编纪念文集，忙乱了好一阵子。最后那顿聚餐，两个多愁善感的女同学哭了。大家不分男女，都抱了抱。网上流行说“抱抱”，我们那天却是身体力行了的。我不能担保没有人怀着占便宜的心思，也不想表白“我们的拥抱像婴儿一样纯洁”。分别在即，不管“占便宜”还是“像婴儿”都是可谅解的。我甚至想到，再过几十年，“南大”一百五十周年校庆的时候，我也会举着木牌，写上“02 作家班，某同学，我是陶然”，和他们谈谈“最后的晚餐”，回忆我们的拥抱，以及一切孟浪的、合度的、晦暗的、明丽的、平淡无奇的、匪夷所思的可爱而又可哀的往事。

味道

五六岁时在淮剧团后台，见演员化妆，那么多闪闪发亮的头饰，盘花绣草的戏服，十足叫人眼花缭乱。但在里面待得久了，觉得奇景尚不及奇味更惹人注意：似甜，似香，有水果的甘美，又掺了轻微的“化学制剂”的苦。就是这游丝般的苦阻止了我的食欲，警戒我这东西是不能入口的。贾宝玉时代的胭脂可以偷吃，换到如今，碰上个不达标的次货，几口下去，宝二爷势必毒发身亡，赵姨娘、贾环辈不免欣喜若狂。

化妆室的味儿可以概括为“戏味”，里面有才子佳人的离合，帝王将相的轰烈，升斗小民的悲喜，有唇齿间的吐珠咳玉，“台下十年功”的汗水泪滴，虽不可见而分明是凄艳的红色，绮丽缠绵，不乏酸楚，氤氲浮荡，是“软红十丈”的别一种诠释。

寺庙里的檀香也叫人难忘。一进门就鲜明地感到，门里门外是两个世界。佛像的宝相庄严是一个原因，轻吟曼诵的梵音自是绝俗，可檀香散发出的悠然、幽然之气，功不可没。信徒在蒲团上跪倒，闭目合十，虔诚祷告，视觉暂时消失；僧人们亦不会为了照顾尘世众生的欣赏欲就把佛经从早念到晚。唯有味道不散，触不到，摸不着，却附于每一粒游尘之上，组成平和博大的磁力场。在檀香的熏染中，信徒和游客身心俱寂，呼吸匀停，摒除杂虑，澄澈空明。要在这样的心境下，才能融入佛教的大悲悯。

农村有些人家，喜在中屋的长条桌上供一尊观音，香炉里青烟袅袅。取的是檀香的意思，那味儿却似是而非，不如庙中香得那么纯正柔和。中屋的大门白天一直打开，冬季也如此。白昼闭门有拒人千里的嫌疑，还会引来“宣淫”的联想，要被乡邻指指戳戳的。门不关，香又